

327
415

蓬瀛仙秘錄 後編全
信原徳太郎著



始



327

415

蓬瀛仙秘錄 後編全

信原德太郎著

序

人苟有其志。而有其才。砥礪之。以世故變化之艱難。而經綸之器。始成就矣。支那國。堯舜吁咷之後。出乎伊傅周召之王佐。更有剖心焉。有採薇焉。春秋戰國。孔孟之問津。秦漢以下。而有張葛之名世焉。以馴致乎今代之民國矣。歐米沿革之陶口。亦或如此。我邦自神武之定鼎于中原。後有藤原氏之專權。有佛教之橫恣。以馴致乎鎌倉之霸。繼以室町之叛逆矣。而其間有若清磨。有若正成。今則。維新之濤。業。加之。以歐米風潮之波及。乃世故變化之甚。砥礪之斬新。所未曾有。乃宜大出其人也。古曰。聖人善與世推移。俗士困不知變。又曰。維孝。友于兄弟。以施于有政。然而。今之人士。率以孝友。爲無用。以道德。爲弗足爲政焉。以爲政略也者。徒變詐百出。權謀術數而足矣。乃國政變理之不出其人。亦宜耶。抑從政者。立志之正爲之源。擴而充焉。猶源泉滿科而進。自家庭。而至于四海。故苟己志之不正。安能濟乎國家。若夫欲正其志磨其智。則世莫適而非苦痛之地。猶將學劍。而授人以棍。已提竹刀。當之。人固非有志於學劍法。則打足擊肩。唯其所欲。苟爲其所打

。足以證我術之未至。夫然。道義者。我志之所獨治。人之以非義加我。而靦然無恥。則各其人之志耳。我咎其非義者謬矣。乃未嘗經此之苦痛與變化者。或不足以議政。而其苦痛也者。果能有濟乎世。與徒足殺身成仁。天也。亦所遇之變然也。聊錄所得。以供于我砥礪之資矣。其他。所得文字亦插焉。爲仙秘錄後編。

大正二十一年三月 信原機識

蓬瀛仙秘錄後編全

經綸篇

子孝

人當出自萬艱中。耐雪孤松翠聳空。非得頑親與凶弟。不成舜德法無窮。

父慈兄愛

舜尙封侯傲象親。堯焉不憫子朱鬮。請看駘蕩春風澤。吹作山々紅綠新。

婦聽

關雎婦德本來稀。况又如今教或違。安得春風桃李暖。室家相對浴光輝。

夫和

不言猶遇失言曠。究竟脩齊道未醇。恰似耕田虞舜孝。胸中或欲泣蒼旻。

向

虞舜應希勝虞舜。丹朱未解愧丹朱。人生道義都如此。愚者自賢々者愚。

愚者元來弗解愚。人生向上似無途。若使丹朱愧罵訟。丹朱早已匪丹朱。

萬卷讀書知未新。百年躬行只凡人。欲回阪路歸深谷。尚惜嶺頭花領春。

宮本某奉職于杵築中學。寄詩。因賦却寄。

欲答同人吟興催。非由春意漏窓梅。雪泥印爪山陰國。鴻信還傳溫暖來。

我平生

依仁據義本平常。却怪聖賢專耿光。願由蒲伏跋行漸。化作吟蟬自在翔。

處世

處世宛同漂倒瀾。一成一敗幾艱難。孰若砲烟彈雨底。決機兩陣叱吒安。

秋田氏見寄大和糧原之映西。因賦却寄。

山色依然翠有餘。寧祗歷々載圖書。浴來天壤無窮澤。拜得當初舊帝居。

方谷先生舊門人建碑。表其遺跡。徵詩。

藉々名聲財政新。也觀跨馬訓軍陳。不須王學與禪說。英略由來機入神。

又

幼喚神童老愈英。縱橫才略據忠誠。已收藩政經綸手。更授山巒三百生。

又

藩政已看勳績新。又於宗族盡經綸。林泉齒處存矜式。一道高碑表偉人。

又

建碑高表舊村巒。記取當年絃誦聲。假得偉人秀靈氣。山川終古有光明。

明治四十二年夏。下津原架橋成。

世事

世事如今多斷腸。莫那倫理滅天常。深宵眠醒枕衾冷。來照書窓山月光。

新著付梓。久而不成。

翻手買人機變情。刷吾新著幾換盟。秋寒空對書窓月。謾被山雲弄暗明。

明治四十三年秋。社會主義者。幸德傳次郎以下二十餘人。謀大逆。處刑。蓋不知與其謀者尙幾千人也。

莫赤非狐搖落秋。山村風物入閑愁。都門大逆多連類。僻境何人或賊儔。

寄 某

一世風潮殊古今。非君誰了故人心。斯身若作溝中瘠。幸弔春花秋葉深。

某批吾著帶俗氣

著書陋巷草廬中。說盡鍊丹延壽功。俗氣溢篇君莫怪。成於荷耒負薪翁。

某批吾著帶誇衒之臭味

爲衒東邦仙術新。和魂不死幾千春。錄書益究鍊丹法。欲授秦皇漢武人。

漫 吟

都門游跡夢朦朧。記取人英博文不在下風。二磨等。偃蹇違時元性癖。竟甘耕釣老山中。

河合某喜其病起。乞詩。

二豎纏綿伴一床。藥爐烟底幾星霜。今春何幸身初健。恣訪梅花踏月光。

國學者唱北朝正統論。致世論之喧騰。

王氣葱々度萬秋。賴斯忠義護金甌。欲扶閭位爭南北。便是當年逆賊儔。

虞 賓

父弟極凶無匹儔。又逢鬻訟子朱流。由來天意何邊在。竟使虞賓法萬秋。

犯而不校

鎮得心頭雷電曠。堪論德化有存神。請看山々紅綠錦。春風不敢惡荆榛。

又

荆棘成叢容此身。怕他頭手血痕新。孰知石佛心中事。忍辱何徒浴路塵。

秋田氏見寄月瀨之映畫。因賦述謝。

月瀨梅林名僅聞。旣疑滿袖帶清薰。賴君更得畫中看。山寺溪橋花似雲。

寒月照梅花

係明治辛亥國詩御題

雪歇寒園雲影空。梅花枝上月玲瓏。要識英雄濟時亂。尙待謀臣參事功。

秋田氏寄小楠公之鐙影

血戰心期忠孝全。凜然懷古鉄衣傳。至今爭救國家賊。須識英靈監在天。

自 省

休目夜叉呼夜叉。吾人所思或奇邪。誣言冤語任他叫。當學黃鸝隱在花。

知我者其天乎

心事由來誰果知。隣人未必勝妻兒。花朝月夕倚檐嘯。獨有天翁解所思。

某批仙秘錄帶誇術

善價求沽是孔丘。竟垂遺教寄春秋。我編磨玉玉何大。堪銜光輝大八洲。

又

連山重疊入雲高。蹂遍荆榛氣正豪。吾且代驅君且射。用仙秘錄序文之語毋令猪鹿得奔逃。

默 々

心事元難諭世途。爲牛爲馬任他呼。窮竟吾人天賦異。只當默々守昏愚。

井上利喜次氏。迎取生母於其家。孝養至歿。

人唱文明師外夷。俗歸浮薄大倫墮。萬綠叢中紅一點。欽君至孝萬年師。

又

如今孝道世無知。偕叫文明皆病癡。願請君嘗匪匱錫。搏成丹藥服吾兒。

堯舜不慈不孝

虞舜寧辭不孝魁。唐堯亦自失慈來。請看頑父罵兒跡。誰使典謨終古開。

或以仙秘錄。爲帶誇術。

新著警人叫似梟。聲々豈莫比誇驕。謝君好意如春暖。聞作花間鶯語嬌。

覆 育

覆育如天是帝堯。四凶在職子朱驕。願收雷雨胸間怒。不使片雲浮碧霄。

漫 吟

忠臣孝子古來稀。何必今人倒是非。要看室町十三世。億萬生靈仰賊威。

色貨誤人

男兒只合拂衣攀。失脚有痕荆棘間。瀆貨懸崖色深壑。世途畢竟聳雲山。

惡少新思潮

戀愛神聖放達賢。禮義廉節害自然。父可棄兮君可逆。無政共產擅我權。古老弗知文明教。向我畷々說忠孝。

又

道德惟色莊。縱慾便天真。東海通西教。人心漸日新。位階與閥閱。何以存舊因。生我保我皆天父。父子無恩況君臣。何日刷得千古習。造我文明天地春。

堯舜家庭

懼子唐堯淚。順親虞舜憂。家庭慈孝事。垂法自千秋。

指導

引而不發躍如中。拙射祇當悟進脩。一任傍人比誇術。非令后尋駭吾雄。

希望

縱致高官與鉅資。讀書萬卷善文詩。何如更入黃泉日。父母延吾稱孝兒。

憶津輕人葛西音彌

纔知襲後度山情。何莫制先過水兵。憶昔昌平說經友。與君甲越戰研精。

人評吾著

或評謙退或驕誇。吾著元來豈莫瑕。立德既慙隱雲月。脩辭漫似趁風花。安身沮溺偶耕僻。憂世賈生文字華。聞義改非百年業。不嫌毀譽簇如霞。

憶兒

積翠當窓暮色橫。一痕山月杜鵑聲。都門遊子相思切。鬢髮雲埋三百程。

自省

改非如望負傷痊。進善同衝敵塞堅。一步九謀真耐法。斯身欲保百年全。

毀譽

已有求全毀。何莫不虞譽。行雲與流水。寫入一編書。

又

行而不止險還夷。遮莫人人呼作痴。卻憶山花開自在。何曾世路覓吾知。

又

誰言假面嚇童兒。毀譽元來渾我師。杜宇聲中思古坐。任他胸臆鬼神窺。

又

齡過古稀知未新。著書兀兀叙酸辛。為虛為誕任人喚。前路尚餘三十春。

又

毀當靈藥譽當痾。山人失得果如何。欲保百年健全壽。豈無方術似殭霞。

秋田氏。見寄敦盛直實墓碑在于高野山者之影畫。因賦卻寄。

戰敗單騎蹴海潮。敵人舉扇速招招。可憐公子多情士。碑石千年並駐嬌。

或以吾著。為假面嚇人。

補過童心託著書。營求何暇及虛譽。呼為假面不須怪。白髮蒼顏淒有餘。

喜人呼為假面

何邊應似古狂狷。世喚吾人為假面。久矣辛酸白髮翁。棺猶未蓋長脩鍊。

不失人。亦不失言。

豈無雁影點蒼旻。更有嶺頭花領春。映眸風物向誰語。儘不欣高嫌遠人。

喜人批我

不嫌世路罵予聲。喚起幽懷商略情。請看窓頭多少著。總從磋是琢非成。

幽情

被侮雲兮被敬晴。野情恬淡弗曾爭。別有晨昏慰幽客。送迎胸裏古豪英。

又

百歲生涯一草廬。時呼筆硯釣耕餘。風情或有關泉石。仙術何曾在著書。

偶作

山人志操似虧全。兒子宦遊非行傳。相共心無愧明月。不嫌雲雨起中天。

百年一圍碁

手掣風雲諮向誰。心藏戰術任人窺。須識蓋棺了全局。百年世事一圍碁。

幽懷

自然風趣頗分明。弗似荆榛繞我生。這裏乾坤莫由說。花開花落一株櫻。

寄或人

須作名櫻終此身。勿爲荆棘害他人。晨昏刷去心頭怒。日暖風和照九春。

或人家護其外孫女數句

女孫來。毋弗臻。孫時風疾疫亦行。醫藥營養待嘉賓。覆衾輒蹴輒覆。徹夜翁媪在傍守。矮傀玩具供歡娛。贈答僕僕更終晝。晝夜連旬不得眠。有時猶遇舉拳瞋。媪先病臥翁將仆。勞於邊疆百戰人。保兒護孫世常事。別有苦心何獲伸。君不見良妻賢母在知禮。誰誨婉婉與親親。

疑伊藤公爵或我同窓友磯村外之助。則或爲惜我不攀援焉。

何曾世路計攀援。只合深山灌我園。公爵伊公果同友。不過一笑喚磯村。

人世

樹幹直長枝曲斜。我心不用獨嫌邪。無聲無臭是天道。春暖園林桃李花。

新涼

昨雨晴來洗暑空。亂蟬聲咽一園風。草堂秋氣清如水。睡起座吟簾影中。

人性一種強弱

隨人弱自趁波萍。怒室強於亂刺荆。安得仙丹換骨法。櫻花春暖照園庭。

兒子畢暑中放課。各復就業於異鄉。

燈影新涼動。蟲聲漸斷腸。宦遊自斯好。兒子各辭鄉。

新涼賦

處暑歛威。而白露將來。授衣節趣。而砧聲漸催。待日暮。而鈎疎簾。出浴而倚草檐。天何有聲。鴻雁之南來也。地何有聲。候蟲之潛草而哀也。嗟乎。遊學之人。去鄉千百里者。自是益悲其孤。鄉親屢修書信。而尙憂其情之難舒焉。婦女憂乎衣之難授。而官人畏於人之毀譽矣。人心自懷憂。而世事變化亦竟何如乎。今茲辛亥。更何憂之鬱紆也。戰後之餘弊。細民困于煩租。而廊廟惱乎下情之齟齬。穀價騰貴。而飢民迷途。雖閣臣連袂而退。天下望乎新政之改圖。而尙憂乎困頓之難蘇。嗟乎。秋天遼廓。物皆有思。異其塗。吾獨掩我廬。弗憂榮枯。天道果何如。人智豈分賢愚。各守其分而已可乎。然而人或嫌汗。向上亦似有途。嗟夫。吾適從乎何途。吾弗求福。古典是讀。新月漏光。掛於園木。似故慰幽宿。蟲聲如灑水。以繞我屋。

新涼透服。夜氣森肅。我徒愧不淑。斯守吾獨。

雅量

匡邪非我事。善獨便真人。非立廟廊上。共斯耕釣民。

夢賦

孤燈耿耿。夜將中。恍惚有人。來謂曰。我曾遊於君子之邦。其俗維孝維忠。禮節兮接人。仁義兮淑躬。知虞芮之訟亦將半途不終也。我又遊於小人之鄉。其民大倫且矇。子而弗父其父。妻而與其夫誑。若有一人謙讓以接人。則人以爲愚蒙。侮焉侵焉。猶如桃李在於狂風暴雨之中。安得保其紫紅。苟欲保之乎。禮讓不可弗廢。而信義不可脩也。乃將心戰意攻。隱隱之情必鈎。而險詐之狀必窮。裝外如猫。而示其順。藏內如狼。而振其雄乎。將能和而不同。有脩爲之精其工。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而進其功也歟。顧子將何所住。予曰。君子之邦。固願居諸。然予德恐未足以爲其徒耳。而小人之鄉。予才將大苦矣。又不甚願徂也。其人曰。更有仕宦之域者。不專君子。顏曾之輩亦不專小人象朱之匹。人之項可以睨焉。人之鬚亦不可以

弗拭焉。威福可弄。好爵可陟。或錦其衣。或玉其食。或黷乎貨。或恣乎色。可以展才。可以施德。遂有動乎天下之力。亦不可識也。子豈有意乎。予曰。予之少也。或有求其下之一職。今則老矣。寧或遊于閹羅之廳而已。聞其廳。能刑乎人世凶惡漏刑之靈焉。夫人捕蛇蝎之害己者。亦以爲快矣。況於觀刑凶惡之漏刑者乎。其人曰。盍遂遊所謂極樂天國。予曰。其國所樂者何如。以莫疾病災患之不測耶。以可飽乎富貴貨殖耶。以可恣情於聲色耶。是果何人之快樂兮。恐非佛陀基督快樂之極者也。其人一笑將去。予亦悟矣。寄枕在于齋之戶側。聞草蟲之唧唧。乃知予生之未燼。而苦樂之不出門閭也。

新秋漫吟

一雨炎氛歛。疎簾秋氣侵。澄天望雁影。荒砌聽蟲吟。掩屋幽稀破。編書義儘斟。檐窺纖月掛。樹恨暮雲深。縱莫林泉好。寧違猿鶴心。世情賴誰質。古道任人尋。刷怒期無跡。容污要潤襟。常慙才行拙。閣筆對前岑。

山中向家入中庭

中也何能養不中。家庭春色奈難融。問君世道何邊在。我只山間一釣翁。

著書

探藥仙山分險阻。憩焉踞石錄紆餘。徑蹊相示任人訪。其意元來不在書。

苦衷

吾壽減來知幾秋。至今獨掩淚痕流。終天望避祲氛色。尙被家人呼瞽瞍。

襟度

不堪怒氣若雲新。日夕膺懲獨苦辛。大敵由來胸底伏。祇當樂易向他人。

進益

娶婦不妨同象母。生兒何厭類丹朱。道德縱無望先聖。苦衷只合學唐虞。

脩鍊

仙凡共處一堂中。事事衡心有異同。此間消息人知否。藏得飛升鍊術工。

義烈頹壞

王業維新事可論。當年士氣動乾坤。如今義烈何頹壞。貨市民權色議婚。

境遇

虞舜生於瞽瞍父。唐堯豈莫子朱兒。催花陰雨壓松雪。鍛我天工亦絕奇。

勤儉

濟世安民道可論。持身勤儉便淵源。時人不解邦家計。忘却戒奢天詔尊。

村居

與追黜陟繁欣悲。不若樵耕自在之。時假文詩寫風趣。荒村茅屋更清奇。

其二

白雲深處掩茅茨。耕釣元甘世莫知。爲惜箇中泉石趣。非容韻士補清奇。

堯舜母妻

山林良材少。樛櫟多交枝。薰蕕十年臭。惡草更蕃滋。舜母生舜聖。睿性自可知。既事瞽瞍頑。晨昏定憂悲。堯妻豈貞淑。便產子朱兒。子朱乃叔侄。何恠商均癡。婚嫁難選擇。聖愚要類推。

展墓

蹊穿稻雲薺雪村。山聳水橫降又攀。年年罕展慈親墓。其奈靈魂思我繁。

接人

平生照道昏。只解避言論。安老兼懷少。孤心苦有痕。

菲才

愧死菲才事事艱。聲風何暇起斯間。宛如孤月隱雲暗。鵲語徒聞新綠山。

詣高津宮趾

高臺春暖望烟霏。爲惜御園花正飛。疑我亦能景天德。苦培有箇老薺薇。

寄人

千秋尙友按斯文。天下英雄見使君。獨住深山伴猿鶴。不期白骨帶餘薰。

三嶋東宮侍講。見寄其第三集。冠以東宮御詠。曰師道文章天下魁。因賦

此。詞意或有不至。亦惟有待其含垢之度焉耳。

齡比孔丘過十春。徒鋪天下五千人。既無真備諛媚醜。不慙榮爵到天新。

其二

世隨歐學宿儒亡。高爵文章泰斗望。匹似青山杜鵑界。流鶯嬌勝自笙簧。

世議

世喚吾人爲瞽瞍。當喜兒子虞舜儔。子呼我父爲頑父。便知其兒丹朱流。他人論議儘公按。不似吾人總昏亂。

遑遑

人世由來荆棘叢。變遷蹊路奈無窮。隱居求志非吾事。猶自遑遑耕釣中。

情勢

家庭與天下。難易竟如何。立法能停亂。狃恩自起波。

國交

米國與清人。何心排我民。相交有公道。共是弟兄親。

慙狹度

身行世路豈辭艱。志向仙鄉非越關。不校笑容室人罵。尙慙雲雨漲胸間。

讀理氣說

飽聽儒人理氣論。似從林麓討雲根。不如蹈險攀山後。恣望紅葉夕陽村。

方谷先生

一氣縱橫變幻新。述儒演佛孰知真。欲捉先生英發說。不如藩國學經綸。

秋田氏。見寄神代杉之攝影。蓋神武天皇上陸之地云。

神祖廓清功業傳。兆民仰澤幾千年。無雙古國兼喬木。瑞色連天共鬱然。

人情

論色賸妻痴可知。卓然拔世是男兒。請看諸葛三分業。判娶黃頭醜婦時。

偶成

惡婦姦人真可憐。正論直道莫由傳。有同荆棘妨森鬱。弗比松杉翠蔽天。

讀人性一氣自然說

自然或狂易。一氣儘蕪蕪。授非隨等教。受落小人儒。弗如貨兼色。禮節得要須。

讀知行合一說

當從踐履討淵源。口辯朱王儘贅論。請看唐虞垂教貴。不須知行合離言。

時事

土國迎伊戰。清人計革新。誰能投藥石。醫此老衰民。

風潮賦

風之生也。乃有潮之起伏也。潮之躍也。而其舟或致顛覆。夫其風之送逐。與潮之趨蹙。乃造化大勢之所蓄也。今夫民心所感。則風潮。而政府也者。即風潮所載之舟艫也。土伊二國交戰。而清國方有漢人對滿人之屠戮矣。其風潮果何由而生。且何其延播之速耶。土伊互有勝敗。而清國政府運命將縮。其沿革之國體。與西歐莫異。則國民感其政法。猶如時氣之寒熱。而風潮之所以生洄汰也。乎其國與土國。又猶老衰之人。曷能長保血脈之康肅矣。噫。嘻。政法之怨讟。與圖其報復。弗若革新致其輯睦。兵亂之損傷。誰享其福焉。我邦屹立千東表。西土風潮。其所及非不速也。然而人行舟者也。舟弗可以無楫。則民不可莫有君以服也。冀同舟相濟。含垢相睦。奉戴乎我萬世一系之君主。而障乎風潮之湧復。以永保我民之天祿焉耳。

儒生

藝文居最下。道德位高層。才幹貫終始。人間功績興。

其 一

口談道德手詩文。豈莫青年醜行聞。既往不尤志宜壯。祇於一世計功勳。

其 二

弗局藝文林麓遊。須攀德行路程悠。始知才幹當前聳。便是名山錦繡秋。

讀岡本氏問辨錄

知當合行說曾傳。遂信繙經是聖賢。愧我菲才昏理趣。一任儒士競陳編。

其 一

斯心註脚六經傳。一躍堪超古聖賢。卻爲吾人尋道德。頑嚚載在瞽瞍編。

其 二

方谷先生說自然。氣生條理湧如泉。藩邦經略問心法。恰是應無所住禪。

自 戒

戒委自然狂又輕。脩爲尙過是人情。須知心術無他異。斷斷中含思慮精。

漫 吟

擇是排非便自然。併將成敗付蒼天。請看試劍不言底。石火電光心法傳。

方谷先生

怒兮倏喜似兒童。却引賢良大盡公。更恠三歸同管仲。果然好色是英雄。

秋田氏見寄南洲銅像之影畫

上天墮地只精神。要作古今超卓人。聳嶺巨松觸風劇。不嫌折幹剖枝新。

渡邊某爲公吏。罷其職。以日露戰以來之積勞。戴銀杯之恩賜矣。因賦表

人於濟世愧無功。况是風雲際會雄。欽君積勞光如月。天賜銀杯耀不窮。

伊攻漢戰耐長歡。一夢忽忽歲又殘。編史或傳今世變。脩書時問舊人安。古梅芳信

紅將綻。茅屋黃昏冬尙寒。曆改賀新在旬日。壯心寧許老衰觀。

山田氏見寄詩壽予七十。兼謝予著之寄贈焉。因次其韵卻寄。

一片佳篇遠壽年。勝於千百客登筵。曾思識趣人無解。倏悅言論君有詮。茅屋起居伴講課。風雲變理試吟權。愧將汗下志空大。凡骨何為羽化仙。

壬子春人寄詩多

茅廬不厭俗氛堆。卻恐風流襲我來。底事寄詩多若雨。似為桃李促花開。

善與人同

爭才競德是人情。舉世宛如龍戰橫。願我襟懷天地濶。擎將心月放光明。

讀書

古經猶有小人儒。今代何無烈士夫。攻苦非存忠孝志。讀書萬卷弗醫愚。

實行

中江又二宮。實行是攻窮。欲解經傳意。當先講進脩。

清國

無臣主。唐虞元共和。四千歲因革。輕稅買謳歌。

含垢集

人於世事計縱橫。卻入閨門多至情。春前曾錄黃鶯語。此是杜鵑啼血聲。

吾著

霸世公新著。知侵異學禁。如今逢聖代。不憚述吾心。

二宮尊德

尊德名聲如此新。是非世俗讀書人。始疑爛熟輸生梗。文士誰能解道真。

僕僕

村廬僕僕送春秋。不許吟思自在浮。請看世間風月客。清虛儘落老莊流。

壬子和歌御題松上鶴

臣民忠節出先天。聖主恩威由自然。宛是不凋松翠上。長孫白鶴幾千年。

詩句遣議論

欲將詩句遣言論。匹似栽梅繞我門。莫是茅廬隱花去。訪幽客惑月黃昏。

人理

世間萬事是非論。恰似山川景趣存。磋琢慇懃使人理。任他天賦有明昏。

尼子經久陷富田城

三

引曰。六角清定者。壩谷高貞四世之孫也。世居于雲州富田。清定無賴。爲伯父京極高詮所逐。乃寄于妻家真木城主信原上野介之家。上野介家世爲真木城主。因又稱真木上野介。清定悒悒成病卒。有二子。曰經久。曰義勝。共稱尼子氏。經久才兼文武。性寬洪好施。跋涉山野。傾心于民事。義勝勇武絕倫。上野介常愛二孫。文明十七年十二月經久謂祖父曰。父放蕩失家。飲泣而逝矣。不肖經久欲復其城以興家。請自今。經歷諸國。以募同志。上野介大悅。垂淚曰。汝年少能爲此言。予知其必有成也。雖然。凡事非一人之所能辦。不可莫輔之者也。願舊臣有山中勝重者。尤忠厚。今則耕于鰐淵山之下。汝其往而訪焉。乃資給且祖道。祀其成事而遣之。經久往出於簸川。蓑笠浸風雪。遂敲其廬。告其姓名。勝重大驚。下床手解鞋洗足。延之圍爐而坐問其所以來。經久請避其人。而告其志。勝重亦大悅矣。勝重者鹿之介幸盛之曾祖父也。乃爲收集義故。得龜井安綱。川添常重。出羽小次郎。平野又右衛門。神西三郎。池田宗六。津森宗兵衛。日野

孫右衛門。以下六十餘人。乃各衷甲。被素袍烏帽子。吹笛鳴。鼓僞爲萬歲樂。歌舞詣富田城。時壩谷掃部助者爲城代。其衆皆出門觀之。經久勝重等破後門而入。放火奮擊。城門前者。皆脫裝突喊應之。城中狼狽掃部助出戰不利。歸城自殺。斬首四百餘級。時文明十八年正月元日也。經久遂併山陰山陽十一國。逐子興久殺之。孫晴久嗣。弘治元年我真木城。爲其所陷。晴久又遇毛利元就亡狀。義勝諫之。不聽焉。終爲毛利氏之所滅。

莫是襄陽諸葛居。一蓑風雪訪茅廬。月山城落伶人手。對坐圍爐謀有餘。

其二

欲訪謀臣路入雲。少康因靡古曾聞。鰐淵山下簸川上。風雪滿蓑望不分。

其三

遠訪深山猿鹿中。儘聞來釋出英雄。果然不負良臣節。一舉條收希世功。

其四

萬歲樂人聲。何圖是敵兵。奇功賴忠僕。恢復月山城。

七

其 五

經久我家孫。是非或可論。廢興何倏忽。古史夢空存。

王子春。宮本氏詠御題松上鶴。以壽予。因賦次其韻。卻寄。

茅屋書聲一水隅。授徒啄啄鳥從雛。雖甘忍辱面乾唾。不欲求榮手拂鬚。忌分言論及廊廟。溫交音信越江湖。謝將野鶴擬遺逸。似爲吾人喜守株。

偶 感

世爭進化忌淳素。身勉勇爲思老朽。大勢一傾誰得運。著書冀保是非公。

袁世凱昔在朝鮮。逢我大鳥公使之論。夜遁。

使臣爭屬藩。冒夜倏逃奔。怪是清人秀。竟能定國論。

自 遣

使莫室人罵。不知世路辛。縱短十年壽。得爲脩鍊人。

又

欲叙滿腔思。有誰爲我悲。不嫌淚系灑。滴滴是文詩。

不怨天。不咎人。

春風吹綠滿山河。艷紫嬌紅奈莫多。愧我襟懷偏狹甚。欲令荆棘盡剗那。

著 書

比肩人莫寄沉吟。隔世才應費討尋。上下千年憶同友。著書成冊是鴻音。

不咎人。不怨天。

服日殮霞七十年。寧知凡骨竟難仙。一朝縱向黃泉落。不咎人兮不怨天。

讀大久保利通傳

利通猶直弼。專權驕愎同。雖斃斬姦手。素心或奉公。

讀清國爭亂之報

園竹迎風戰作聲。茅檐疎霰月微明。斷雲一片落吟榻。載報西隣革命情。

處 事

世事如麻日變遷。箇中進路義期全。千秋成敗英雄跡。半盡人謀半委天。

夢 界

映夢影茫茫。舊妖又新祥。易占六十四卦。報興或告亡。變幻豈有定。的中兼失當。宗教旨荒誕。福田又祈禳。天國街快樂。地獄示悲傷。設說投人慾。誘愚自百方。匹夫有時善。眞智迷人狂。總是夢幻界。弗向文明疆。若欲獲醒覺。擇義要審詳。

觀福壽草有感

霜雪滿茅家。猶開瑞色花。苦節清寒底。便知福壽遐。我福亦何在。言行半健全。我壽亦何在。知已期千年。卻甘清寒類苦節。失元轉溝渾委天。

不求知已

儘看世事是非顛。宛似飛花亂閃翩。縱使千年莫知已。不妨書榻錄成編。道義之於進脩。人皆知其美焉。猶拙射認善射歟。

賤工豈不解良工。莫奈平生缺進脩。斷轂扇飄兩軍叫。只當道義射要中。

詩記事艱

一事衡思著一詩。推敲儘或帶愁悲。床頭成冊非風月。此是吾儂他日師。

家庭凶兆

婦言沮我識凶祥。自古商周儘敗亡。宛是春風桃李樹。花飛樵父斧斤傷。

取諸人爲善

萬古相由大道公。就夷避險與人同。尙恐指南異時變。當資伯助計窮通。

慍人違

我心何故慍人違。不怪世間稀改非。襟度願容百川水。蒸成雲霧擁山飛。

我分

才略已非救世英。無心官路競虛榮。釣耕鶴首山陰月。或得隱居求志情。

厭風流

非嫌花月領三春。祇厭風流詩酒人。兀兀授徒何所說。百年身世有經綸。

世道

世道行程異險平。人生智度又昏明。聖賢舉措英雄跡。要我心中選擇精。

又

人心知醜美。又辨是兼非。據我天然量。裁他世故機。

讀岡本氏問辨錄。錄旨要在擯思索。而尊自然。為氣生條理。而非條理存于氣中。蓋不保無誤解其師說者焉耳。

問辨朦朧月在天。洗心洞裏旨如烟。張皇縱莫中齋悖。齊看文章措字顛。

又

從心聖語我元疑。况在後人虧細思。寧若清高明月志。照流穿竹訪梅之。

又

智慮要深言行謙。似垂簾影映銀蟾。誤呼姦作為真摯。寧異猿兒遊嶺尖。

世化

世化駸駸自海西。君民疑位孰高低。家庭更見乾坤覆。父奉子兮夫順妻。

又

不憂不懼豈為賢。虞舜由來號向天。况又如今親子倒。灑將雙淚賦詩篇。

支那革命

西隣革命膽肝寒。義勇無痕掠奪闌。果奈唐虞年代澤。曾官天下至今觀。

我死

青山吾樂國。白骨弗嫌登。欲見閻羅廳。應歸誘佛僧。

我高年

高年漸覺少人儔。意氣居然壯未休。強半神魂縱退去。尙欵殘骨據床頭。

同

齒髮就枯膚肉凋。神魂日日失如消。志存向上亦徒爾。難比古梅高韻標。

同

遜身廝養貴山妻。似慰孩提止泣啼。弗及世人克威重。先生性格若斯低。

同

日日斯躬覺老衰。健忘堪駭拙堪嗤。言論尙慕古豪傑。行動渾輸一小兒。

我靈魂

天國得遊非所樂。欲觀地獄曾無惡。若令我死有靈魂。助解書生博還約。

春曉

既看書窓梅影橫。春眠易及曉。枕頭第一著何句。臥聽黃鸝喚友聲。

悔 吝

一任事事與心違。弗向家庭決是非。誤破陰雲趁談路。何圖飛雨灑人衣。

死期未至

難說胸中曲曲情。或思一死樂於生。豈莫青山足埋骨。待他大道耐聲明。

愚 婦

愚婦凶囂不解愚。剛同狂犬立通衢。倫常塗地妖氛暗。第一咆哮向我夫。

政教莫奈狂癡者

統治問術只恩威。興廢推因便是非。獨恨狂人與癡子。天公惡戲攪塵機。

惜英雄之歛道德者

道義元當淑此躬。逢時僥倖或英雄。櫻花惜莫梅花馥。非向夷吾蔑霸功。

衰朽反省

本識衰朽自缺嬌。或非後進向人驕。祇當免胄盟城下。休使壯心衝九霄。

文行忠信四教。更加才略。

以四教兮孔聖門。坤輿文物殆同痕。吾儂更欲加才略。南木應容帝座尊。

我高年

心善忘兮身善顛。初疑七十或高年。未甘無智伍童稚。漫試言論積作編。

我文字

詩澁同通雅頌林。文艱似度典謨岑。如今一世鶯花暖。我著誰聞秋鹿音。

漢唐及我邦文字

西漢文章獨賈生。唐朝詩只老莊情。神州著作果何比。莫是桑間濮上聲。

長男爲岡山女子師範學校教諭焉。明治壬子春帥學生五十二名。爲修學

旅行。探各名勝地。向下野日光山。

探勝出東海。學生相伴稠。臥鄉愁夜雨。春色莫衰不。

我平生

古文字熄莫人窮。著作由來誰克通。卻恠殃慶應善惡。天翁當有識斯躬。

又

英雄而後解英雄。寒士或知寒士風。一味囂囂何所樂。弗慚耕釣老山中。

余非詩人文士。亦立其傍。而共其趣者歟。

吟客輕同案山子。文士疎似石如來。吾人耕牧是農父。立望村蹊斜照開。

西隣民國惱財計

寧於今日膽初寒。革命當期財計難。畢竟風潮驅蚌鷸。弗知漁父遠傍觀。

倫常紊亂

溪澗潺潺向海流。誰圖橫溢逆行憂。子多棄父學生亂。忠烈從斯跡欲收。

政府做西歐。強誘下民結黨之風。

商工編隊壯丁團。角立形兼瓦解觀。強教黨援似民福。何知施政故加難。

政客爭國會議員之撰舉。求予之投票。戲作。

取名攫利便英雄。世俗如今廉恥空。休以鄙夫呼政客。山人亦是鬻薪翁。

題或人贈詩畫帖。更以贈人。

三

自有山櫻臨草家。未曾風雅弄春華。詩篇畫帖煩君掃。吹向隣園片片花。

受罵辱自慰

待時委命有賢儒。受唾任乾或懦夫。一笑何辭心自慰。吾儂幸弗若渠愚。

壯語仍舊。不自知其屬虛勢。

不似青年意氣雄。如今萬事帶衰朽。縱爲壯語亦虛勢。難上高山抉碧空。

長子率師範女學生五十二名。發岡山。自奈良。到于日光。經岐蘇山道而

歸。

率徒東去路程賒。到處春風弄物華。踏破岐蘇山道雪。歸觀後樂滿園花。

詠史

非喜清貧耕草蕪。百方欲緩敵人圖。得隨花柳全忠節。弗避春風折彼妹。

大丈夫

使才自在濟時功。持節何污色貨中。若可飛花殉忠孝。歡迎暴雨又狂風。

我詩

七

世路誰能知我詩。我詩元自不成詞。唐時遺響無心繼。寄月託花徒述思。

岡本氏問辨錄。爲方谷先生之言。曰。氣生條理也。非條理存于氣中也。是殆無用之辯。然余昔著哲學辨。其中有言。曰。氣之動靜變化。自有條理矣。故今聊舉其言焉。蓋若曰。出者有條理。乃未出之時。其機存焉。苟自己而言之。又似有出乎條理也。

人心豈莫是非論。俯仰乾坤道有痕。請看梅窓清絕趣。年年描出月黃昏。道無定形。惟有存諸心焉已。

傳道古篇言既陳。處身今世事方新。存心祇有齊明月。遮莫雄才不若人。又

百歲乾坤一小園。花開花落自晨昏。人生變化求規矩。暴雨狂風入細論。讀理氣說

白馬何須非馬論。不如揚策跨鞍奔。自做世儒爭理氣。當隨父母奉晨昏。資性昏明

無那資性有明昏。難向獸心論善言。面目偶然與人似。由來或是叫梢猿。

學術

休抱陳編做學窮。當隨萬變賦天工。一生韜略憑忠孝。百萬甲兵胸底雄。

又

自然近狂易。經略似虛僞。若無規矩存。百行弗成智。

心事

余兒且尙不知余。世路毀譽強半虛。老至百年誰莫逆。一痕山月訪茅廬。

同

休恠平生沒沒昏。豈無察察滿腔論。乾坤大道元如此。只合樵耕伴鹿猿。

堯家大亂

堯聖門庭荆棘蕃。定慙神智入雲昏。終將大亂歸禪讓。駕馭辛酸長有痕。

婦道寄或人

君子縱違漢江化。賢妻當守小星情。斯身獨得如明月。遮莫陰雲慘淡橫。

身處妬忌間

讒人妬忌自文深。不似寬仁君子襟。身處斯間有何術。春風貽蕩養花心。

壽某米年

長生不死願多違。七十且猶稱古稀。况欲直攀百年壽。賀君優越入仙機。

時俗

似上文明域。益觀人格低。奢華尊色貨。奔競擯夷齊。

正路

世間儘看競名譽。莫是衆情欣面諛。只合專心精正路。爲牛爲馬任人呼。

米國前大統領魯字數部兒奴氏。再爭撰舉。

逐鹿中原魯氏情。爲雲爲雨計縱橫。想彼乾坤何黯淡。利名以外莫光明。

人爭國會議員之當籤

競利爭榮廉恥空。叩頭造請走西東。何知此是天公戲。化我仙民爲駉童。

處世

百歲人生一世途。到前萬變試賢愚。渡船驛馬亦時命。暴雨狂風入熟圖。

憶細川賴之。有感。次其韵。

高臥深山豈慕功。曲肱爲枕草廬中。蒼蠅究竟掃難去。滿地清陰一榻風。

那勃列翁曰。弗知世有難事焉。孟軻曰。我四十而不動心矣。予年已七十

二。皆不能然也。賦以自勉。

每遭逆境膽先寒。不似那翁莫覺難。當貶是心徒絕海。或知流竄若仙安。

同

儘逢橫逆若讐侵。愧我興雲怒氣深。非作英雄凌世故。宜由仙術洗塵襟。

杜鵑

入檐山影似烟橫。灑榻月光如水清。花盡村莊吟意寂。條聞啼血一聲聲。

同

何邊遊子故園情。忍聽不如歸去聲。烟雨黃昏明月夜。縹緲新綠近窓鳴。

世少知己

譽毀任人呼。或齊吠影虛。若無逢鮑子。誰克識夷吾。

旅窓曆

耐得世間難耐辛。或爲賢智可尊人。著書畢竟旅窓曆。記取遭逢蹤跡新。

漫吟

家道困難齊。知吾人格低。要看古豪傑。氣概若虹霓。

又

家翁稍有氣。子女益支吾。胸中偕薜芥。齊是一昏愚。

元氣消亡

科舉偏驅一世情。難望教養出人英。廟廊鼓舞喉奔競。失却神州元氣精。

聞杜鵑賦

流鶯聲尙滑。而樹樹之綠將蕃。躑躅之花。開于崔嵬之山。而蜀魄之鳥。始叫于新綠之村。或烟雨之濛濛。遠嶺曳黛。或暮色蒼茫。纖月懸軒。而裂帛一聲啼而去矣。望之莫痕。望帝之怨訴。其聲悽焉。不啻若過雁與哀猿。宜乎。聞之者之消魂也。乃

在家者。思乎在遠遊之人。而在遠遊之人。固憶其鄉園。官吏之蒙貶謫者。戀於故都。而婦女被出者。有恨乎舊婚也。世或憂乎海外人之排我移民。患乎新領土之不服我國恩。然而杜鵑之時。我國會議員之撰舉行焉。而廉恥塞源。奔競貨賂。罹法網者。出數千人矣。乃風紀之頹圯。有弗忍言。在昔邵雍聞杜鵑之聲。而知國事之將日煩矣。今予則聞杜鵑。而哀我邦元氣之殆拔其本根焉。所謂季孫之患不在于顛臾。而在蕭牆門藩者。乃引筆硯寫其患。涕淚之灑。曷得弗沾巾乎。

題四十七士復仇而還之圖

一簇寒雲曉寂寥。復讎群返二州橋。人生宜作忠臣死。浩氣培邦長不消。

宗教

總是昏迷情慾衢。竟觀燭影導凡夫。若令方便歸無用。始識開明遍世途。

偶成

豆羔簞食色何曠。排陷讒誣來尙堪。揮淚艱有伏胸臆。放光德莫及民人。

風槩

天下儘兵亂。室家又反唇。誰能有風槩。超脫世間塵。

國會代議士撰舉

鴻鵠戾天非競名。鷓鴣離地便爲榮。如今政客誰高士。忍見狂奔爭舉情。

又

奔競紛紛政界情。人欣大恥作尊榮。世風顛倒多如此。正節昏愚邪侈明。

老悖

禿頭留髮白如麻。不識年年老悖加。意氣依然縱同舊。香消色褪落殘花。

國會代議士撰舉。犯法者五千人云。

巧逃法網是賢才。香餌陳前奔競催。代議或能防大亂。民心廉恥破如灰。

人儘爲吾人羨朱紫

人於境遇異窮通。我老釣樵泉石中。游學故朋列公爵。及門後進儘文雄。布衣何苦求時志。筆硯猶圖報國功。誰爲山翁羨朱紫。朝官高奈子陵風。

漫吟

風潮變化逐年新。澆薄何徒凡界民。偏恐大渦捲吾去。晉爲無恥破廉人。

又

身老樵耕人侮陋。事崇廉恥或嫌高。著書論俗知無濟。胸裏徒含一笑豪。

又

伊傳時王佐。隱居千載師。愧吾才器小。樵釣未成奇。

支那

四百州逢沿革新。共和號國廢君臣。既依北米充師傅。非復中華名教民。

日本

旋風遠至自西洋。民俗如瀾倒且揚。弗堪憲政充船艦。當掣飛機近太陽。

政客爭求議員之當選

立邦旨趣有深根。頹俗風潮要塞源。政客不知天下計。徒求當選事狂奔。

米國魯氏對多氏。爭爲頭領。

相携前日任具瞻。晉負今朝磨劍尖。翻手雲兮翻手雨。何曾利外夢貞廉。

授徒

不樂風流不厭貧。世間疑我擬狂人。唔啻尙響茅廬底。莫是授徒仙術新。

白峰懷古

引曰。讚岐白峰寺。崇德上皇崩後。每五十年。例修其殿堂伽藍。且募詩歌。蓋其資財則係領主之納附云。然今則朝廷移其御影于京師。建廟以祭焉。大正二年。當其七百五十年之聖忌。乃其寺主等。特依例修理。且募資財及文詩畫歌於四方。遂价山田氏。有所徵于予。予固慨乎當時世道之壞亂者矣。又爲上皇。弗能莫遺憾焉。因聊賦一截句。

松老千年古帝陵。仰山望海倚峻嶒。若令遷蹕在超世。景趣加高更幾層。

今世學者。以古經害人意思之自由。譏之。

世俗如今重自由。嫌他古典訓戒稠。慈親思子知蛇足。指險諭夷除百憂。

億兆聞天皇玉體之不例。惶懼之極。或有殺身以禱平愈焉者。遂至於聞

崩御。痛悼何堪。時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三十日也。

杞人憂極劈斯身。弗濟蒼天墜落真。深山窮谷亦號泣。淚溢蜻洲億萬民。

明治四十五年八月。改元大正。

取捨混淆未盡精。事摹歐米世人情。願存美玉汰砂礫。終使明治歸大正。

明治天皇。真無雙聖主矣。然人未知其能有淵源如此也。及今見御詠篇々皆有

不堪感者焉。因譯其一。詠鏡者。以詩。

須若玲瓏磨鏡新。莫令心意染污塵。祖宗託教何深遠。遺器光明照萬春。

乃木大將殉乎天皇之崩。其功自不讓楠公。

無比忠臣護國功。名聲久已漲蒼穹。餘生尙恐斃徒爾。殉得君王始不朽。

同

有此君王有此臣。磨心如璧放光新。好將一死記遺教。永護邦家照萬春。

同

馬革盛屍是素衷。又逢晏駕泣秋風。遂因忠死警頽俗。遺訓千年便不朽。

乃木大將。自昔西南之役失軍旗焉。既期其死。待機者久之。遂殉乎天皇

之崩矣。

將軍久愧保斯躬。喪子亡人百戰中。想昔西南失旗日。欲延餘命斃微忠。

見乃木大將錄山鹿素行之文字

素行論兵名大揚。何妨文字不成章。若非心術依忠孝。著或無瑕豈放光。

訪我家古城于雲州

絕壑峻峰數十程。驅車俯仰總堪驚。崎嶇漸入雲州路。詣弔吾家矢筈城。城址名矢筈山

其二

山陽暑節向山陰。蕎白稻黃秋色深。灑淚荒涼古城壁。入雲雄勢聳千尋。

其三

國亡身死事空聞。古壘曠原望入雲。當日冤魂長莫慰。佛山洞窟是先墳。我祖入洞窟屠腹而死。

山今稱佛山。

其四

圍碁一怒氣如燃。拋局生芽年久傳。始識性靈果無死。扶疎銀杏樹支天。我祖拋碁局生芽。村人

至今。為神祭之。其他。口碑所傳。亦不少也。

其五

拋局生芽雖或雄。孰如洞窟刃其躬。未忘鬱勃當年恨。遺鏡猶存鄉校中。我祖所用鏡。在其小學校。

在其小學校。

其六

三十里程尋舊蹤。土人情意接吾濃。城池雄大不須恠。聞說家臣萬戶對。土人為我云。三老臣之家。

傳至于今。石州津和野藩主。龜井隱岐守。亦其一也。蓋四萬二千石。

其七

古城荒壘遠登攀。當日雄謀指顧間。能使兒孫建偉業。想看乃祖踞斯山。我祖育外孫。尼子經久。

教之依山中勝重。遂併山陰山陽十一國。

大正元年十二月。上原陸相。欲必增設師團二矣。西園寺首相與他閣臣。

以民不堪負擔。弗聽。遂至連袂辭職焉。

儘看政海急濤驚。總是獵官漁利爭。寧料即今閣臣退。出於憂國愛民情。

讀屈原傳

身蒙溫蠖不曾撓。男子要期絕世豪。凡界何能解吾事。爲哀憔悴作離騷。

寄雲州阿部躰登氏

客秋得訪喜如狂。多謝相迎情意芳。山川在目思何限。君國我家真故鄉。

大正二年癸丑迎春

唔啻又遇草廬春。坐看書窓梅影新。我壽幸能同孔聖。我才其奈比鄉人。

大正二年二月。政變基乎師團之增設。西園寺侯以下總辭職。繼之。以後繼內閣桂公以下之總辭職焉。市民之騷擾。死傷甚多矣。

競武弊民愚耐噴。獵官分黨亦何痴。憲政不救清國廢。神州寧莫變蠻夷。

寫感

執經繙史課諸生。懇說无污操節清。更剪殘燈讀新報。總呼奔競作文明。

又

滔滔胥溺世人情。廊廟多賢亦黨爭。仙境豈無超卓士。竟無方術致文明。

世知崇重乎乃木將軍

汰奢奔競亂紛紛。舉世迷途古所聞。何料是非未全滅。推賞清廉乃將軍。

舍垢

舍垢容汚山澤深。不須濺淚濕衣襟。男兒自有經論在。只合笑隨花月吟。

似諸生

百戰寧徒彈雨中。不撓達志是英雄。滅身勁敵何邊伏。杯酒春深桃李紅。

讀乃木將軍唱和之國詩。其意有言。曰。有降雪。則枯木猶著花。然木之埋者。其事且不得預焉。可憐之甚者矣。

縱使身朽耕牧中。心磨金玉照无窮。若非一意酬君國。爲愧將軍頻慕功。

仙秘錄

笑吾多事費言論。欲揭仙機問世論。孰若山中絕文墨。餐霞服日弗留痕。

壽人之八十。其人能勤儉。

七十已稱古稀年。况加十齡欲稱仙。誰知餐霞服日外。延年由來有術傳。壽身是勤

壽家儉。遂看瑞光滿賀筵。

春人二十八其人指博倉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山變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其言事費言論若謂出野田甘藷將作山中歸文職發實錄曰其言

明治天皇年表

天皇崩。天皇孝明天皇之第二子。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生。稱祐宮。生母權典侍藤原慶子。後稱中山二位局。中山大納言忠能之女。天皇因育其家焉。萬延元年六月。歲九歲。立為太子。名睦仁。文久二年。歲十一。始讀書。慶應二年。歲十五。十二月二十九日。孝明天皇崩。三年正月九日。歲十六踐祖。二十七日葬先帝于後月輪東山陵。五月二十八日以一條忠香女美子。為女御。十月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德川慶喜上表。請奉還政權。許之。召集十萬石以上諸侯。且特旨召松平慶永。鍋嶋直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嶋津久光。慶喜上表辭大將軍。二十九日。遣宣命使。奉告王政復古于孝明天皇陵。十二月。開兵庫港。又開互市場于大阪。是月置總裁議定參與二職。以有栖川熾仁親王。任總裁。以仁和寺宮嘉彰親王。山階宮晃親王。中山忠能。正親町實愛。中御門經之。嶋津茂久。德川慶勝。淺野茂勳。松平慶永。山內豐信。任議定。以大原重德。萬里小路博房。長谷信篤。岩倉具視。橋本實梁。為參與。後更以岩下方平。西郷隆盛。大久保利通。後藤象二郎。西園寺公望。

任參與。是日西竄七郷中。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謨。壬生基隆。至自筑前。以實美任議定。以通禧爲參與。晦服除。慶應四年。天皇歲十七。正月德川慶喜率兵。與會津桑名藩兵。自大阪北上。至伏見鳥羽。薩長二藩兵。擊大破之。乃以議定嘉彰親王。爲軍事總裁。兼征討大將軍。賜錦旗節刀。以西園寺公望。爲山陰道鎮撫總督。官軍再破伏見鳥羽。五日以橋本實梁。爲東海道鎮撫總督。是日官軍追東軍至淀。東軍退據八幡。六日官軍進攻八幡。津藩兵守山崎者。應官軍擊其後。東軍潰走。慶喜海路走歸于江戶。岩倉具定任東山道鎮撫總督。高倉永祐任北陸道鎮撫總督。大將軍嘉彰親王入大阪城。十五日天皇加元服。大赦于天下。與外國和。告之天下。置神祇。內國。外國。海陸軍。會計。刑法。制度。七科於太政官。置鎮臺于大阪及兵庫。醍醐忠順。伊達宗城。鎮大阪。東久世通禧鎮兵庫。決製楮幣之議。以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爲總裁局顧問。以參與伊藤博文。爲外國事務官。處之于兵庫。以參與井上馨。兼外國事務官。屬西海道鎮撫使。二十一日嘉彰親王凱旋于京師。以熾仁親王。任東征總督。西郷隆盛爲參謀。召見外國

公使。拜九條道孝。爲奧羽鎮撫總督。三月天皇臨太政官。諮蝦夷開拓之得失。十四日御紫宸殿。宣五條誓文。二十一日車駕親征。二十三日入大阪。以本願寺別院。充行在所。二十六日幸天保山。觀海軍操練。四月東海道先鋒入江戶城。滅慶喜死一等。慶喜赴于水戶。六日觀諸藩兵操練于大阪城。改學習院。爲大學寮代。詔贈楠正成正三位。建祠宇于湊川。大總督宮入江戶城。閏四月英國特派全權公使。奉呈其國書。八日車駕還于京師。六月二十六日遣宣命使。奉告大政復古于伊勢神宮。及熱田宮。七月十七日詔以江戶爲東京。八月二十六日以天皇生日。稱爲天長節。二十七日行即位禮于紫宸殿。九月九日改元明治。定一世一元之制。立大學擴張之基。二十日車駕發京師。十月十三日至于東京。以江戶城爲皇居。二十日御小御所。命辨官。講資治通鑑。二十三日大總督宮。奏東北之平定。十四日與羽追討總督四條隆歌凱旋。十二月八日車駕發東京西還。奉告東北平定于伊勢神宮。二十二日還于京師。二十八日納從三位一條美子。爲女御。年十九。即日册立爲皇后。明治二年。天皇歲十八。正月議定兼輔相岩倉具視。以疾辭職。允之。二月

追賞贈從三位毛利元就之功。賜豐榮神社號。廢貨幣司。置造幣局于大阪。令府藩縣立議事制。頒施政順序。三月賞十津川鄉士勤王之勞。賜米五千石。遣山縣有明西鄉從道于露佛二國。七日車駕再東幸。十二日謁神宮。二十八日至于東京。四月置民部官。總掌府縣事務。二十三日定天皇日御學問所。議定參與候御前。議政務之制。五月榎本武揚降官軍。蝦夷地悉平。造營伊勢神宮。六月詔論賞戊辰之戰功。改昌平校。爲大學校。二十八日率群臣幸神祇官。祭天神地祇及列祖。奉告國是之一定。創建招魂社于東京九段坂。七月改定太政官官制。八月改蝦夷地。稱北海道。二十四日遣大原重實于京師。迎皇后宮。九月四日神宮造營成。十四日詔賞函館征討之功。二十六日詔賞三條右大臣岩倉大納言以下三十四人復古之功。特旨宥北白川宮入道公現法親王。及德川慶喜之謹慎。十月二十四日皇后宮至于東京。明治三年。天皇歲十九。二月置樺太開拓使。以濱殿。爲海軍所。七月追諡帝大友。爲弘文天皇。帝大炊。爲淳仁天皇。九條廢帝。爲仲恭天皇。由獨佛交戰。宣局外中立。八月始置中學校于東京。熾仁親王上其臣飯田忠彥所著野史。十二月頒

欠

欠

亨。爲參軍。三月平定。四月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臺灣事務都督。討生蕃。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長。爲之參軍。五月蕃酋降。清國與我有違言。八月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全權辦理大臣。以差遣于清國。約出償金撤我駐臺兵。明治八年天皇歲二十四。一月定小學生徒之學齡。廿一日皇女生。三月五日幸于橫須賀。觀軍艦清輝之進水。四月十四日廢左院右院。置元老大審二院。五月與祕露國。交條約。以參議木戶孝允。爲地方官會議議長。廿日開會。天皇臨之。八月造芝離宮。明治九年。天皇年二十五。二月朝鮮修好條約成。三月五日辦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大臣井上馨。歸至。六月二日車駕發東京。巡幸東北。岩倉右大臣。木戶內閣顧問。大隈大藏卿。扈從。大久保內務卿先發。八日皇女梅宮薨。七月十八日車駕御明治艦。發箱館。二十六日還于東京。九月六日敕元老院。基我建國之體。查各國法。以草憲法。十月前原一誠等。作亂于長門。尋平。十一月賜一向宗祖親鸞見真大師之號。明治十年。天皇歲二十六。一月二十四日車駕御軍艦高雄。海路西巡。二品熾親王。三條太政大臣。木戶顧問。山縣伊藤兩參議。扈之。二十八日高雄入于神戶。

港。陸路直入京師。二月五日臨京師大阪間鐵道開通之式。六日覺嶋之變報至。遣海軍太輔川村純義等于覺嶋。九日幸于奈良。謁神武陵。十一日覺嶋情報達于行在所。十四日車駕幸于大阪。十五日西鄉隆盛兵率發覺嶋。十六日車駕還于京師。以熾仁親王。爲征討總督。以山縣川村二中將。爲參軍。天皇駐蹕于京師。理征討之事務。使鳥尾中將。督行在所之事務。以告于天下。以柳原前光。爲敕使。遣覺嶋。諭旨于嶋津氏。設內閣行政署于大阪。五月二十五日內閣顧問木戶孝允。以病薨于京師。詔贈正二位。七月二十八日天皇自神戶。御氣船廣嶋丸。三十日還于東京。九月二品內親王和宮薨。二十三日皇子建宮生。二十四日官軍陷薩城山。西南平。十月二十六日幸于上野公園。覽勸業博覽會。十一月二日論功行賞。十二月十二日遣清輝艦。回航乎歐洲。我邦所製之艦航于海外。以是爲始。明治十一年。天皇歲二十七。二月贈高山正之正四位。賜高山神社之號。五月十四日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人所刺。明日詔贈右大臣正二位。七月二十六日建宮薨。八月竹橋兵變。二十日車駕巡幸于東山北陸。岩倉右大臣。大隈井上兩參議等。扈之。十

五日駐蹕于京師。更巡東海道。十一月九日還于東京。明治十二年。天皇歲二十八。比年巡幸。視察乎民情。欲以齊諸政也。二月十日發勤儉之詔。戒飭百官。三月二十日東京府始開府會。四月廢琉球藩。置冲繩縣。從二位大原重德薨。贈正二位七月命三品威仁親王。乘英國軍艦。學航海之術。八月米國大統領具蘭度。朝見。卅一日皇子明宮嘉仁親王生。生母權典侍柳原愛子。十月贈臨濟宗妙寺派祖第二世授翁和尚。圓鑑國師之號。十一月贈曹洞宗祖道元國師。承陽大師之號。是歲板垣退助之自由黨起。又請開國會。發教育令。明治十三年。天皇歲二十九。六月十六日車駕發東京。巡幸于山梨三重京都。二品貞愛親王。三條太政大臣等。扈之。七月十一日車駕在于伊勢龜山。遂幸大阪名古屋。兩日間觀兩鎮臺對抗演習。十四日還于京師。頒刑法治罪法。二十一日自神戶港。乘扶桑艦。二十二日還于東京。明治十四年天皇歲三十。二月十八日獵于武藏八王子。三月延見布哇國皇帝。四月置農商務省。二十六日召各國公使。開觀櫻御宴。五月贈蒲生秀實正四位。六月二日騎至武藏府中驛而還。七月三十日車駕發東京。行幸于山形秋田二縣。及

北海道。八月三十日發小樽港。經札幌。九月四日至于室蘭。賜全道土人金。六日還于箱館。追賞長祿年間武田信廣開拓之遺功。贈正四位。十月十一日還于東京。十二日發期明治廿二年。開國會之詔。造營皇居。明治十五年。天皇歲三十一。一月四日賜敕諭五條。三月命參議伊藤博文。查憲法。與伊東己代治西園寺公望。至歐洲。主留于獨逸國。十六年歸朝。七月有朝鮮京城之變。九月公使花房義質還。奏狀。叙勳二等。置陸軍大學。改進黨起。大隈重信爲之主。明治十六年。天皇歲三十二。二月使熾仁親王。臨露國皇帝戴冠之式。以式期之延。經米國歸朝。三月米國還乎下關償金。始發官報。廿日從一位前右大臣大勳位岩倉具視薨。敕贈太政大臣。八月伊藤參議等歸朝。改正徵兵令。立憲帝政黨起。凡政黨之所爲。爭議員之被撰。貨賂脅迫。紊風紀。害良民者。皆爲然矣。明治十七年。天皇歲三十三。二月遣陸軍卿大山巖。至歐洲。視察兵制。使三浦中將。野津川上兩大佐。隨行。三月置制度調查局于宮中。以伊藤參議。兼長官。七月定華族令。制五爵。十二月有朝鮮王宮之變。國王賜手書于我竹添公使。託保護。清國袁世凱率兵要擊我兵。以外務

卿井上馨。爲全權大使。往問罪。明年一月漢城條約成。明治十八年。天皇歲三十四。一月大山陸軍卿等歸朝。二月以宮內卿伊藤博文。爲特派全權大使。遣清國。與李鴻章。論難朝鮮之事。天津條約成。七月二十六日發東京。巡幸山陽道。八月十二日還于東京。十二月納三條太政大臣之奏議。以伊藤博文。爲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組織內閣。明治十九年。天皇歲三十五。一月詔贈內大臣三條實美終身年金。二月制定公文式。裁可各省官制。公布于天下。置北海道廳。發帝國大學令。及諸學校令。開條約改正會議。加盟于萬國赤十字社。改縣令。爲知事。發地方官制。明治二十年。天皇歲三十六。皇居成。行幸于京阪。三月令獻海防費之敕出。八月三十一日立嘉仁親王。爲太子。十二月前左大臣從一位大勳位公爵嶋津久光薨。日本赤十字社成。發布保安條令。明治二十一年。天皇歲三十七。九月三十日皇女昌子內親王生。四月布市町村制。置樞密院。以伊藤博文。爲議長。以黑田清隆。以爲總理大臣。五月創博士號。大同團結黨起。後藤伯爲之首唱。十二月命內務大臣兼監軍山縣有朋。巡遊乎歐洲。明治廿二年。天皇歲三十八。一月十一日天

皇皇后兩陛下徙御于新皇居。自明治六年皇居炎上。實十有七年。二月十一日舉憲法發布之大典。遂幸于青山練兵場。文部大臣森有禮爲人所殺。十二日兩陛下幸于上野公園。神宮遷宮。東海道鐵道全通。明治二十二年。天皇歲三十九。一月二十八日皇女房子內親王生。三月舉行陸海軍之演習。天皇親統御之。頒衆議院議員撰舉施行規則。布裁判所構成法。定金鵝勳章。六月行貴族院議員之撰舉。七月行衆議院議員之撰舉。立憲自由黨起。十月發議會召集令。十一月二十日下教育敕語。十一月二十五日始開帝國議會。天皇親臨。行開院式。明治二十四年。天皇歲四十。八月七日皇女允子內親王生。五月行幸于京師。露國皇太子來遊。遭難。天皇行幸于神戶。弔之。明治二十五年。天皇歲四十一。行幸于橡木縣。統監演習。布豫戒令。明治二十六年。天皇歲四十二。置名古屋離宮。海軍省官制成。明治二十七年。天皇歲四十三。三月九日舉兩陛下大婚二十五之祝典。八月一日公布關朝鮮變與清國戰之旨。九月進大本營于廣嶋。我兵進取遼東。批准日英條約。布軍事公債條例。日伊訂條約。明治廿八年。天皇歲四十四。清國請和許之。移大

本營于京師。四月十七日和議成。二十一日告和成于四方。車駕還于東京。還與遼東于清國。蓋露國容喙也。遂爲與露國交兵之張本矣。六月清國以臺灣。歸我版圖。朝鮮大院君將舉事敵我。清國徙之其國。十一月納清國之償金焉。與露佛丁。改訂條約成。與秘露。條約成。明治二十九年。天皇歲四十五。五月十一日皇女聰子內親王生。遣貞愛親王。慶露帝戴冠之式。與獨丁。通商航海條約成。日清通商條約。及日佛改定條約。及日英條約成。全國置十三師團。明治二十年。天皇歲四十六。皇女貞宮生。英照皇太后崩。孝明天皇二十年祭。四月幸于京師。起皇太后御陵之工。八月還于東京。遣威仁親王。慶英國女皇即位六十年之祝典。日秘日米通商航海條約改正之一部。及日伯修好條約成。日露協商成。開歐洲郵船新航路。明治三十一年。天皇歲四十七。行奠都三十年祭。設元師府。行大演習于攝河泉。與佛壤暹國。條約成。實施民法。神宮炎上。明治三十二年。天皇歲四十八。皇女貞宮薨。置帝室制度調查局。行新關稅法。實施商法。布私立學校令。與各締盟國。實施新條約。明治三十三年。天皇歲四十九。二月十一日爲皇太子。聘九條道孝女節

子。婚成。五月北清義和團爲變。害外邦人。我書記生亦爲其所殺。車駕行幸于茨木縣。立憲政友會起。明治三十四年。天皇歲五十。皇孫迪宮生。九月神宮遷坐。行幸于東北大演習。明治三十五年。天皇歲五十一。二月日英同盟成。第二皇孫淳宮生。行幸于九州大演習。四月遣彰仁親王。慶英國皇帝戴冠之式。明治三十六年。行幸于京師及神戶。行觀艦式。幸于大阪。臨勸業博覽會。明治三十七年。天皇歲五十三。二月宣與露國開戰之旨。明治三十八年。天皇歲五十四。第三皇孫光宮生。八月與英國。攻守同盟之約成。九月米國調訂日露之間。以韓國。爲我保護國。附樺太半及滿洲鐵道于我。和成。十月行大觀艦式于東京灣。明治二十九年。天皇歲五十五。置韓國統監府及遼東關東都督府。四月幸于青山練兵場。臨凱旋軍大觀兵式之舉行。英國昆農兔殿下來朝。奉呈牙亞他亞勳章。明治四十年。天皇歲五十六。二月遣貞愛親王于英國。以答其厚禮。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薨。韓皇即位。册立太子。韓太子來朝。解散韓國軍隊。日韓新條約成。以鐵道爲國有。明治四十一年。天皇歲五十七。昌子內親王嫁竹田宮。十月十三日詔述建國之旨趣及各自宜守忠

孝勤儉。所謂戊申詔書者也。日米協約成。明治四十二年。天皇歲五十八。第一外孫竹田宮恒德王生。房子內親王嫁于北白川宮。發布皇室令。神宮遷宮。幸于椽木縣。行大演習。遣貞愛親王于清國。弔光緒帝之大喪。日韓協約成。明治四十三年。天皇歲五十九。五月允子內親王嫁于朝香宮。皇后宮歲六十一。遣伏見宮于英國。臨日英博覽會。立憲國民黨起。締結日露新協約。發併韓國之詔。册封朝鮮李王。授其貴族爵。幸于岡山縣。行大演習。明治四十四年。天皇歲六十。有無政府黨幸德傳次郎等之誅焉。蓋明治三十七八年以來。以秘密出版等。誘人。遂至謀大逆者矣。二月十一日下施藥救療之詔。爲賜內帑金百五十萬圓。批日米新條約。遣東伏見宮于英國。慶英皇戴冠之式。五月批准日英新條約。六月發日獨新條約。七月改訂日英同盟。發新學制。八月日佛新條約成。十一月幸于九州大演習。十二月遣伏見若宮。慶暹羅國皇帝戴冠之式。明治四十五年。天皇歲六十一。五月二十八日行幸于士官學校。三十日行幸于幼年學校。七月十日行幸于帝國大學。十四日不豫。發腦症及糖尿病。十五日臨于臨時樞密院會議。十九日午前海軍參議官開會議。

天皇聽其奏。午後發熱。卅日午前零時四十三分崩。九月十三日葬于伏見古城址。桃山陵。天皇五歲學字。正親町大納言實德爲之傅。八歲觀諸藩兵之操練。甲冑爛燦。蜂須賀阿波守將之。時雷雨電光。壯觀益極矣。天皇愈喜近之。阿波守視之。稱其勇武。九歲磨墨綴草紙等。御手親爲之。十一歲始讀孝經。以正二位清原宣明。爲師。至於維新之際。西鄉隆盛薦山岡鐵太郎等。爲侍從。儒者而元田永孚。其他高嶋軻之助。村田新八。嶋義勇等。卓異之士滿側。輔翼焉。則睿資之所啓發。蓋亦弗爲少也。平日六時拜賢所。九時著大元帥服。御于朝堂。聽萬機。至午後六時而罷。各省大臣所奏。則入御之後悉裁之。詔敕文字等。則御筆自批之。比夜十一時三十分。入寢殿。且每夕政務之後。必讀書一二時間。以爲常。凡出入關時間者。日常不違十分。在位中如一日。未嘗避寒暑也。土方宮內大臣嘗奉勸一二週間之避暑。天皇曰。國一日弗可無政治。不聽。田中宮內大臣亦嘗勸之。天皇曰。國民避暑于山間或海邊者。能有幾何。大臣恐惶曰。屬中流以上中之少數者。天皇曰。朕則與其多數者焉耳。建宮城。初算費一千萬圓。天皇見其算曰。雖平世。而非民皆裕

者。朕何獨用美宮城爲哉。乃減其算。其他如節常費。皆準之。若日露之戰。思兵士之苦寒。夜半命廢煖爐之火。天皇姿貌雄偉。深沉而堅忍。智勇而強記。如諸臣之爲人。雖大臣所不知。而天皇則諳之。且不存些性癖焉。然而國事多端。不得盡力乎讀書。東京奠都之後。國學以平田鐵胤。爲侍講。漢籍以中沼了二。爲侍講。始稍得講書焉。而和歌御詠。其數至十萬之多。其詠鏡曰。打向。度仁。心乎。磨計登也。鏡波神乃。造初計。牟其讀書曰。古乃。書見度仁。思哉。已加治留。國波如何仁登。其日露之戰曰。子等波皆。軍乃庭仁。出仁計利。翁波獨。山田守良牟。又曰。國登云。國乃鑑登。奈留波加利。磨計大丈夫。大和魂。乃凡接物觸事。莫不以磨心惠民爲旨也。天皇幼而即位。故維新之鴻業。則天下之志士成之矣。天下之志士成之。則祖宗垂統之澤成之也。然而天皇長而益睿聖。天下服之。而與清露勝之。凡百新政莫不舉焉。蓋又氣運之所使然也歟。抑維新之際。豪傑輩出。然而克內治心。以外及事者。除天皇之外。果有幾何焉。可謂神武以來真無雙之聖主矣。

出雲國有馬木村。古名眞木庄。包大眞木小眞木等四村。我家建武以來。爲其地頭。蓋至其所領。則果幾村又幾郡。弗可知也。獨觀城址之雄大。有非後世五萬石十萬石諸侯之比者。有二宰。曰。龜井。安部。長谷川。龜井新十郎茲矩。遂仕豐臣氏德川氏。受封于石見津和野。食四萬二千石。其他安部或改阿部。與長谷川。共存至于今云。村人阿部躰登氏。蓋其族也。自予嘗托西林某使訪古跡。而阿部氏聞之。促予一遊者切也。然其地理質諸人。莫有能知焉者。有一車夫。稱知之。今茲大正元年八月二十六日。乃携第四女隆。始訪之。倩車夫二人發。沿成羽川而驅。天未明也。清涼徹肌。過佐佐木村。而天始明也。經黑鳥。黑鳥者富家村下一小街。予所曾遊。而今莫有也。怪問之。則曰。往年爲洪水所漂也。沿流益溯。亂山對立。絕壁如削。而峰皆如立劍。其東者爲湯野村。西者爲平川村。益行益險。行十三里。至于備後東城。始得平地。市街亦頗繁盛。更行數里。至小奴可宿焉。翌冒曉而發矣。經油木。過八川。入馬木。蓋殆十里云。投宿于小學校舍傍之逆旅。乃所謂大眞木。而莫復有市街也。而山低原濶。接原以原。其曠濶非我成羽高梁之比也。直訪阿部

氏。氏爲神官。卒東京大學古典講究所之業者。其夜又有金言寺僧。執贄來訪曰。嘗爲領主菩提寺。翌日爲阿部氏所導。先袖祭粢。訪金言寺。庭有銀杏樹。其圍丈餘。蓋南距逆旅三十町。在一望中者。村人祭之爲神。傳城主投基枰生芽者。而城主之滅。其族橫截之。曰我有能再歸。則此樹必中央生芽。中央果生芽。以致今之大矣。乃橫截之痕尙存焉。而其性靈又爲婦人。流寓于備中。是其村人口碑之所傳。而予先流寓于備中有漢。後更爲毛利氏所封。歸其地。亦或有所似也。去而攀城址。蓋名寒峯又矢筈山者。其高聳雲。阿部氏曰。即牙城址。而有池有井。有調馬場。每每而上。雖無樓櫓之存者。石垣皆在焉。豈有意探之乎。予曰。老軀弗堪也。蓋時屬舊盆。氏家來客如織。予不忍久累之也。遂攀數町而止。石垣歷歷可觀。而樹木不甚茂。葛藁或罹之。或青草如氈。可馳可踞也。氏曰。自此而徑路絕矣。而某谷某處等。古墳之所在。然予皆辭焉。其東更有佛山。山腹有洞穴。城之陷。城主逃入。屠腹而死矣。亦其口碑之所傳也。而其鎧冑則今尙寶而保之其小學校焉。其他與三老臣之事。氏皆爲予言之。先是。旣錄所聞。以作我古城村記。今復更合所聞

見。以爲之記。

子不可以弗爭于父辯

古有言。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乃殆與事君之道。同一矣。似雖小事也。心苟以爲不得當者。不可以弗爭焉。然又曰。子之事親。有隱而無犯。乃與事君有犯而無隱者。相反矣。似雖心以爲大事者。不可以爭焉。然則爲子者。奚爲而可也。父愚子賢之時。可以爭之歟。然誰果判其賢愚。且舜之聖不以爭于父。况不及舜者乎。或將言。父唯頑瞽也。故不可爭也已。不則父亦納其爭也。乃假爲其頑不及瞽瞍者。可以爭之歟。瞽瞍之頑尙可忍順其意則。何父不可順焉。何必爭之。况子未必賢於父乎。漢元帝見父宣帝所用多文法之吏。爭之曰。宜用儒生。蓋其心則自以爲賢於父也。宣帝乃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漢之天下果至元帝而亂矣。則亦未可以卒爭也。扶蘇之賢。或果愈於始皇。可以爭其父歟。爭之而身貶于上郡。終斃乎姦臣之手。不若。有隱而無犯。以終父之世。既嗣位。然後大釐革虐政。以保乎萬世之安。輒亦不可以爭也。然則終莫可爭而止耶。以士民言之。必也待叛逆盜竊之

類。而可也已。蓋所謂不義顯然。不容疑者。事苟至于此。曷問已之賢否。古立教之旨如茲爾。抑君臣則以義爲主者。且其可以爭者。或止乎一二大事而已矣。爲之臣者。於盡其職。賭之俸祿。賭之性命。而其事畢。如殷三仁然矣。若夫父子則骨肉之親。以不夷恩爲主者。而其事則多家庭之瑣事。意見之異同。未可卒目以不義。其爭特似責善者。孟子乃戒之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夫父且不欲責子。况子責父乎。况於爭一己之私利乎。然則怡其心。棄其己。承順是事者。即爲子之常職。其雅量亦存乎此。不可改而已矣。特不可阿意陷父于惡。如北條泰時遷帝于隱岐焉耳。若夫不爭之極。至於父愛子。子敬父。相笑語以善寓獻替者。則順之至。所謂瞽瞍亦允若者矣。太西妖教。仍傳無父無君之蠻說。莫國不懲其禍焉。蓋行將開明也。予則欲一家之開明。兼欲一世之開明者。苟不明大倫之所疑。則不啻不順之子藉口。好爭私利。以起風波于家庭。更恐孝子之有感。以誤其操。况於蠻說之動逞其毒乎。不可以不辯。乃爲之辯。

紀孝子之事

鹿兒嶋縣。川邊郡東加世田村。唐仁原。有孝女幹子。甫八歲。迫原氏。父名與之助。母名榮二歲喪父。獨與母居。家赤貧如洗而母又病。儻麻質。全身不隨。雙眼失明。呻吟在床。幹子不屑賴親戚貸借焉。給里人使用。穫少許金錢。以養母。身或弗食。特鳴筋。爲食者。以安母意。而未嘗不供母之食矣。而其登小學。亦未嘗遲也。其業又優等。師聞其孝。乃併賞狀。與優等證等。與之。郡長訪其家焉。賞之。村吏亦將救濟之方云。時明治四十四年五月也。

博士號議

我邦。榮學業高尚者。以博士號。夫博士也者。徒該博之謂。固非可與道德之高尚者並稱也。假今有道德高尚者。而獲其號。則是爲上之所賤者。而其爲辱。弗待言也。乃工業。數學。理化。法科等之博士號。則或可也。而世道德之標識。則不舉矣。加之。科學之設。課試之嚴。束縛之。馳驟之。莫非望之該博。則後進徒知該博之爲貴。而不知道德之爲何物。亦勢之所使然焉耳。譬之。水紺碧成淵者。引而分之。則流派多岐。土沙淺露。而淵則涸矣。勢乃然也。今後進。養之得方。則智德淵深。隨

而闔國之元氣可資。而分之多岐。且前焉而獎勵。後焉而嚴迫。乃似智德之不淺。元氣之不涸。是懼者。嗚呼。豈得謂爲國善謀乎哉。

漫筆

道德者。譬之人之骨幹。而材智者。人之筋肉。而技術文藝者。爲衣服器具也。人而無骨幹。則弗能全其活動矣。然今世徒知調衣服器具。而弗知養乎筋肉。或知養乎筋肉。而弗知立乎骨幹。益競於貪冒無恥焉耳。乃欲其能永莫頹敗委頓。而得也哉。

其 一一

人之爲事也。有三焉。曰爲義也。曰爲名也。曰爲利也。君子之爲事。惟義之所在。死生存亡。非所問也。況毀譽乎。以爲理義之當然。非可避焉耳。而其功之所及。亦或有弗可測者也。而武士道之所謂。爲名死者。亦非謂志唯在于名。而外忠義者。即恐失忠義。而致不名譽焉云爾。小人則反之。其所以爲心者。非利已則無爲也。是故。見人之爲善爲義者。心大恠之。揣摩之曰。是必爲獲何之利。而爲之也。是必

爲博何之名譽。而爲之也。不則何故爲這沒理之事也。宜乎。世或評乃木大將之殉死曰。是。銜奇也。將欲以轟於天下。以博乎名譽也。豈知君子胸中自有理義之當然者而爲之哉。噫。

古

弔我家古城址文

曠原渺茫。而川流滂滂。群嶺四圍。而翠態崔嵬。我家昔國于此。始生尼子。而其興也勃。及其孫反噬。我家與其家。其亡也忽。矢筈之山。此是我家城跡。距今數百年。古壘荒壁。雄偉之狀。山水依然。市街不留形。而墳墓空相連。游記之山。有洞窟。入而屠腹。此我之祖先。城陷死于此。佛山之稱。今尙所傳。其鎧冑則其鄉校寶之而存焉。銀杏之大樹。我祖擲碁局發芽者。在佛寺之堂前。其寺名金言寺。其樹圍幾丈。高支天。我族之滅而去也。橫截其樹。曰我而得歸乎。此樹能自中心生芽。芽果自中心而生焉。其後歸也。其封瑣尾。其截斷之痕。乃似帶纏。凡弔古戰場者。孰弗感傷。况乎祖先之所亡。未遍討尋。尙且斷腹。况窮其詳乎。三老臣之家今尙在。傳世何長。龜井其一。而其提封數萬。勢雄于一方。俯仰遑遑。我淚滂。噫嗟。興

亡之於世。夢幻相似。爰弔舊址。以徵家史。

家史考證

史稱。尼子經久系出自鹽谷高貞。而經久之祖父。曰上野介持久。又曰。真木上野介者。經久之外祖父。故其父清定之失富田城也。携其二子經久義勝。依其妻家。又曰。龜井新十郎茲矩。思復尼子氏。從羽柴氏。事之甚勤焉。夫真木上野介者。即信原上野介。豈尼子氏亦有上野介歟。蓋同一人。果然則信原氏爾時稱尼子氏。而經久遂用其氏者歟。龜井茲矩父祖。爲信原氏老臣。而滅信原氏者。乃尼子晴久也。然茲矩何莫之仇。而思興之也。史曰。晴久遇毛利氏。無狀。義勝諫之。不聽。終爲其所滅矣。顧龜井氏助晴久。而他阿部長谷川二老臣。或與其王家。共通毛利氏。故王家爲晴久所滅。而三老臣中。龜井氏獨得食大封。而信原氏爲毛利氏所復。更得食千五百石者。以此也歟。記以待他日之講究焉云。

祭乃木大將文

乃木大將曰。講書則儒者之事。而我儔之學。則不可莫讀書以外之感得焉。乃基其

壹

父十郎君之薰陶者。且大將自少。鞅掌于國事。其言固宜然焉耳。與山鹿素行吉田松陰之流。皆爲然矣。予不肖。釣耕終身。閑散在野。既非儒生。又無所經歷。尙將講書。明辨乎書中立言之當否。及世故理勢之變化。與其處理舉措之得失。以益諸己。益諸人者。非莫讀書外之感得也。乃苟有實行若大將其人。不可以弗矜式。遂爲文祭之。辭曰。有爵位以臨世也。有功伐以濟人也。有才武出於等輩之上。有道德具乎天爵之尊。位在于天。不可冀。而才武也者。由境遇。而功伐或可伸焉。而才武與道德。雖由天真。然或可學而臻。抑學也者。直道在身。就事研磨擴充。其術維掄。其所謂。熟慮斷行者。積久爰始入神。近世我邦。其命維新。內治外交。幸而去艱出屯。日清日露之戰。國事遂大振。自古坤輿莫有儔倫。先帝終天當之。備嘗酸辛。位不待言。維功伐與道德。乃兼之大醇矣。其次則大將彬々。他或有其人。予未之聞焉耳。蓋有功伐。而爵位隨之。固不乏其倫。然其德能入神者。果何人也。大將有功。兼德既如此。况殉死以補過。其心乃淳。此是邦家之柱石。其訓永及萬春。予唯冀才武道德望後塵。而不能者。安獲效其馨。欽慕之餘。爰謹陳辭。以聊獻南澗之蘋。

蘋。

漫筆

乃木大將幼時。父十郎。以携兒一月三詣于泉岳寺拜四十七士之墓。爲例。平生談忠臣義士之事。或故過古跡。以諭忠孝之道。家食祿百石。然極貧。使兒通學師家。身無完衣。母常採集古布片。綴而製衣。衣之。嘗大雪屐絕綦。跣而歸曰。敗屐故艱步。請買新者。父聞大怒。出摔兒。伏雪中。足蹋之。曰。何不擇屐之心。擇聖賢之道焉。因大戒之。其他可以類推而已矣。

其一

西南之役。乃木大將以少佐。爲小倉聯隊長。奉入保熊本城之命焉。然未遑達城。而賊已包圍熊本城。且出兵于植木町。邀擊。以拔刀隊。接戰。我兵衆寡不敵。乃知退卻之弗得已。將傳令于吉松大隊。而莫人可遣也。聯隊長將自往。乃召河原林少尉。命以死護軍旗。疊旗入背囊。使負之而出矣。少尉爲人勇敢。時乎聯隊長之不在也。拔刀突貫。斬敵數騎。將攀壘登。敵人岩切正九郎者。忽自背後到。斬斃之。

聯隊長既傳令還到。則獨副官渡邊中尉在焉。問河原林少尉。或人曰。曩者見少尉揮劍突進。恐爲敵彈所殪。聯隊長大驚。怒如火。將進決死。人皆大諫曰。不如先審乎旗之所在。以奪還之爲愈也。聯隊長乃止矣。後遂得奪還之。請罪於闕下云。

其 三

予友人。而與維新之功有力焉。若伊藤博文者。亦多也。而人情趨于輕薄。風俗流乎淫靡。國威雖振。然國債如山。而弗能救之乎前也。又弗能正之于後也。國將如之何。古曰。才難矣。不其然乎。安得委若白川樂翁及我山田方谷翁。而救正之。惟其謂有憲政之在歟。噫。

其 四

人之爲德也。凡有十矣。曰仁義禮智信。曰勤儉清。曰忠。曰武。而一德中。又有高下等差之不齊也。乃人能全其十德。且能高尚者。謂之神聖矣。能全其八九者。謂之亞聖。其次之者。謂之大賢。而其德數之最少。而下等卑劣者。謂之小人矣。而其神聖之德。則亞聖或知名之。亞聖之德。則大賢或知名之。而其下遂和之也。

大賢以下準之。然則其最上者之行。莫不同其幾何於人。而又莫不異其幾何於人也。於是乎。毀譽之源出矣。人則要無欲其譽。而惟欲備其德焉耳。

其 五

或人問曰。子非儒者。則何如者。謂之儒者也。曰非有道德之志也。非有經綸之術也。非有威武之略也。其所爲事。唯在考究古典。與作爲文詞。此之謂儒者爾。或人曰。然則孔子非儒者歟。曰儒而又能聖矣。或人曰。山鹿素行吉田松陰者何如。曰兵家者流之知忠義者。問其能成功者何。曰猶菓餅之遇飢餓也歟。

其 六

世界之智愚。大別爲三界。曰白日界。曰黃昏界。曰闇黑界。忠孝。信義。勤儉。倚道之可倚焉。信理之可信焉。平正處世。此之謂白日界矣。架空。傳虛。祈禳。卜占。朦朧兮。莫知所從。此之謂黃昏界矣。窺乎人之不曉焉。幸乎法之不及焉。欺罔攫竊。以苟偷生。此之謂闇黑界矣。教化政令之効。冀能回黃昏之朦朧。而闇黑之浴日光云爾。

其 七

八

予嘗應小學校之聘。爲諸校師。講文章規範。曰漢文之有規範。特爲舉業者。設之而已。固非曰道德之教也。或論小爲大。或駁大爲小。意匠從橫。奇正變化。學之。宜要作之多習之熟。熟矣。然後欲述所思以公之於世。亦可得而能焉耳。若夫。欲有所公之於世。而強由未熟之技。不若國字寫之之平易。乃非獨文辭之穩當也。抑習漢文之法。宜自習措字而入矣。亦非輕易之業耳。頃者。觀乃木大將書山鹿素行之文辭。其字顛倒不通者。非一。夫素行既自誤。而吉田松陰受之。乃木大將更仍之。則誤之所及。亦可謂遠矣。夫文辭者末節耳。不比實行之可貴。固也。雖然。既有其德者。自誤更誤人如此。則亦不可以弗借焉。寧爲無文辭中江藤樹二宮尊德。可也。予莫所能。非特於辭命不能。而冀有所能者爾。

其 八

乃木大將忠武之大節。固莫有疵瑕焉。人不可以弗如此也。而其暴飲豪遊。與使其夫人不堪責言之多。而致別居。則或其大節之所由出歟。否則細行磋琢之未至也。

抑其家庭之不樂。既如此。而其二子則皆戰死。夫亦死。身遂殉之。之爲夫人者。嗚呼。何其不幸之甚耶。蓋楠公之夫人。亦或類此。凡婦人之配偉人者。其性行之衎鑿難相容。與其不幸。固宜然耳。然而予則終天舍垢。反因女子之難養焉。不出乎大將之舉措。愚亦甚矣乎。抑亦有磋琢之未至者耶。

其 九

見乃木大將父十郎之教大將。其庸德。蓋有愈乎大將也。獨其武勇未遭遇其時耳。雖然。松柏之後凋。不待歲寒而後知也。予固弗能遭遇如失軍旗之變。然青年之兵韜。與竹刀。亦幸爲應境遇之用矣。不恨其無用也。予乃冀爲庸德健全之人者。然人各異其見。乃不能莫是非毀譽之異焉。惟斷行乎予熟慮之所信云爾。

其 十

初乃木大將之爲少將也。與川上少將共受派遣歐洲之命。書生商人一時受命。共行者亦多矣。海上遇暴風雨。儘有苦眩暈者。川上少將慰撫之甚勤。乃木少將則傲然曰。船暈且苦之。何能任國家之大事。是特幸其小修鍊焉耳。由是。船中人。皆譽

川上少將。而毀乃木少將矣。或問予曰。乃木少將之言。固當然。然其對庸衆。則或失冷酷矣。然而川上少將之慈。亦應有狃其恩弗知所底止者。乃其威將辱焉。何如而可也。予曰。以乃木少將之忠武。以行乎川上少將之慈仁。是爲得之。且或爲乃木少將。或爲川上少將。可也。特顧其人其時何如焉耳。若夫人之毀譽。概皆矮人之觀劇。能窺其道者蓋鮮矣。乃非所以爲憂喜也。

其十一

或謂予曰。聞人一受教于子之門。乃其人格致高尙。與常人殊選也。予曰。予之教。何能及子之言也。予昔置塾。教人亦多矣。然塾生且多亂暴。而弗能戢也。且堯之子有丹朱焉。舜之子有商均焉。人之弗易訓。蓋如此。况我之不德。何能化及乎人也。乃予終身之所以懊惱。其在于此矣。特冀或有愈於不教者云爾。

其十二

龍之在于太平洋也。汪洋自在。嘗有船客。見白浪建柱向天。近焉視之。則龍與巨鯨戰也。其後龍之在山。會雷雨晦冥。颶風捲地而起。地方士女。乃指望龍鱗于雲

際云。乃其行于山。與入于海。非待所謂人舉手投足之援者。不待言也。然而其嘗棲山。蟠屈于巖窟中也。土人慣見其形。蓋以爲無能蠢々。瀕爛死者也。一日土人來說曰。我有一池。蛙鱉生焉。汝得爲其雄。則亦榮矣。且我爲周旋給其餌也。汝盍來住我池焉。而龍則辭矣。夫我才固非太平洋之龍也。雖然。亦非以蛙鱉之雄爲榮者也。而其憐我者之言。徃徃而類此。將又何辭以辭之。然則世彼以爲驕。而此以爲侮者。偕反其意之謂。而彼以爲德。而此以爲榮者。偕當其意之謂歟。

其十三

或人曰。聞米國富力二千六億圓。英國千六百億圓。然我邦則僅二百七十億圓。若使子當路。則果能增進國富。追及英米。否。予曰。予唯知勤儉以爲軸。正義以爲輪。推轉而進云爾。其人曰。競奇巧。貴華美。此之謂文明之新思潮矣。宜益盛工業。務通商。以運其財焉耳。然若子之言。則其思想狹隘。而無術。抑亦古也。乃工業熄。而通商涸矣。何富能得乎。予曰。然。師團之增設。以爲強國之基。要權納媚。以爲立身之礎。混戰而進。其効定將何所底止也。齋藤實盛曰。白髮從軍。將涅我髮。否

則難伍壯者。予髮之禿。既非可涅。況於心乎乃難。以伍壯者焉耳。雖然。要之。富力率多服從乎勤儉者之命令。樂爲之用。而弗肯長屬乎奢侈者之指麾者。請試問之於嘗與敗家國之經驗者。

四

其十四

近時。肺結核之蔓延益甚。莫之能防也。蓋交通頻煩之所致。且媒之傳染者。學校特爲甚也。抑健康也者。既其性質之固有。加之以攝生之有方。得以保之耳。非如傳染之容易也。於人情風俗之美惡。亦然。舉其惡者。曰。盜竊也。詐僞也。曰。脅迫也。詔諛也。凡惡德皆精神上之傳染病也。其傳染之於兒童。尤甚矣。而美德也者。亦非因固有之美。加之以修養之有方。則不能也。然今驅聚之于學校。以逞其傳染。滔滔不知所底止。猶於肺患之流行矣。抑防之道。或有離隔乎其健全者。重之待遇焉。更離隔乎其病毒之尤者。嚴之療法焉。使凡生徒。知自衛之道。之一法焉爾。然爲之醫師者。即校師也。校師之良否。固不可弗精擇也。豈於兒童。爲然哉。於國與家。亦然。擇其健全者。親近之。遇病毒者。知所宜戒。而可也歟。

其十五

或謂余曰。明于法令。而通于事情。處事敏捷。遇變弗驚。惟其不用其敏。而委事曠日。加之。以假而不返。然諾不蹈。靦顏無恥。俗呼謂浮世英雄矣。徒知奉上。不知養下。弄權抑壓。爲上買怨于民。世謂之官僚者流矣。獵官漁利。賄賂脅迫。奔競無恥。或一時藉口於表民意。而其實出於利己。豈有常操。此之謂政黨者流矣。若夫無政共產。無君無父。以海內爲一孤兒院者。社會主義者是也。其他。則詐僞盜竊唯利是視。莫所不至。乃下等之人焉耳。夫天下之人種。率如此。而予意莫望多於人。且當今之世。非策略如政黨者流。則莫能爲也。若使子當國。將用何如之人。以施乎何如之政乎。曰。君者父母也。國民者赤子也。而保育之之具者。即衣食也。設令有爲護之衣食而戰。然不可爲戰而剝之衣食焉。又不可爲裕之衣食。而凍飢父母。是故。今假使余處乎輔弼之任。則不問官僚與政黨。惟取於贊同已理趣者。以列內閣。務保赤子。斃而止焉云爾。雖然。其不可與今人言。則固知之。

架橋記

五

蜀道劔閣。治之。則得木牛流馬通乎運輸之便矣。高粱至新見之道。雖道路纒通。而沿高粱川。或東或西。須船而渡者四所。且動水漲。旅人交通且杜絕。不便不可言也。於是乎。地方人士。大議救濟之法。蓋明治二十一年也。而一有偏沿東岸築新道之議焉。一有仍故道架橋梁之議焉。時係舊哲多郡撰出。縣會代議士。杉堅太郎氏。以故道爲便。係舊阿賀郡撰出。縣會代議士。戶田江三郎氏。贊助之。共大有所幹旋。而縣官意見亦幸同之。謀諸議會。得贊同。其議乃決矣。明治三十四年。先架石蟹正田間之橋。至其二十六年七月竣工。偏沿東岸之議始熄矣。其十月并倉橋又成也。明治四十年。杉氏罷代議士。係阿哲郡撰出。木村彥五郎氏代之。繼贊其議。於是乎。廣石橋成。乃車馬交通無所礙。人浴其澤之深且遠。不可勝舉也。而其村落之近而感恩者。石蟹。本鄉。萬歲。新砥。上市。五村。爲之最焉。乃田中恭二。名越彝倫。二氏。爲之首唱。謀欲出乎五村之資。建碑石。錄其事。以使人永遠知所宜深謝。議遂決焉。屬文於予。於是乎記。

贈劔記

出雲國。金言寺。以書來請曰。冀記子祖先之名稱。及其死去之月日。以寄焉。得新製牌祭之。予因答書。眞木始封者某。嗣之者某。城陷割腹死者某。再封者某。雖然。至其死之月日。弗可知也。且鎌足秀鄉以後。非能盡牌祭之則新設牌者辭之。然而寺僧復製祖先之法號贈。曰馬木山城守菩提院殿朝貞日信大居士。其他法號準之。且更附之訓解。其中有言。曰。號皆用日字者。爲日蓮大聖人之弟子也。又請。武器之遺物。以供寺寶焉。予答曰。予不肖。猶且不欲爲佛弟。况割腹死者。已處其身。以武士道。復何借佛之教爲。况與僧圍碁者。戲曰。苟負矣。命諸寺。皆改貴宗。終怒其負。投局。而其局之生芽。蓋怒氣之凝。至于此也耳。然勸之以爲佛弟。不亦悖乎。遂返其所贈之謚號。併辭武器之請焉。曰。城陷身死。或橫截銀杏樹而遁。何得有遺物哉。然寺僧亦有所往復解說焉。終贈以予昔所佩山城住藤原祐貞之劔。寺僧乃酬之。以其所祭祀。銀杏樹之撮影者。而橫截痕跡。亦瞭然也。

327
415

大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大正二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版權
所有

著者兼
發行者

信原德太郎

備中國川上郡成羽町大字
下原千二十四番地

印刷者

內田儀三郎

備中國川上郡落合村大字
近似三百二十五番地

印刷所

莊活版印刷所

備中國上房郡高梁町大字
下町二十三番地

終

